

秦腔

二

贾平凹
等／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编
陕西省作家协会

秦腔(二)

贾平凹/等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编目(CIP)数据

秦腔/贾平凹等著.—西安: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8.1

ISBN7-5418-1154-8

I.秦... II.贾... III.当代-散文-短篇小说-中国 IV.
K.28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8)第 14506 号

秦 腔(一、二)

作 者——贾平凹 等著

责任编辑——王 何 王巨川

封面设计——孔晓军

出 版——陕西旅游出版社(西安长安路 32 号)

发 行——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——空军西安印刷厂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20

字 数——380 千字

版 次——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1-5000

书 号——ISBN7-5418-1154-8/I·240

定 价——(全二册)59.60 元

后 记

三秦大地，地脉钟秀，人杰地灵，曾是历代政治文化中心，才子遍地，文人辈出。特别是建国以来，陕西的文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并逐渐形成阵容庞大的陕西文学军阵。建国后到文革前，陕西著名老作家的鸿篇巨著，一直辉煌于中国文坛，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陕西作家群中的骁将新秀，灿若星辰，其巨著力作、新人新作，已为全国所瞩目，震动文坛，名扬华夏，可谓群星灿烂，业绩辉煌！

陕西是个文学大省，但建国以来尚缺少一套具有权威性的名家力作总汇。为了展现陕西作家的庞大阵容和精神风貌，荟萃三秦名家的文采风流和辉煌业绩，进一步繁荣和倡导高雅文学创作，向国庆 45 周年献礼，陕西省委宣传部、陕西省作家协会联合选编了建国以来陕西老、中、青作家的优秀中、短篇小说和散文精品，即《陕西名家中篇小说精选》(上下卷)、《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》(上下卷)、《陕西名家散文精选》(一卷)。共 100 多人次，计 180 余万字。

在编选这套丛书的过程中，我们着眼和注重于该套丛书的权威性、公正性、代表性、历史性，并力求在“精选”上下功夫。因此，卷中所辑作品系由作家本人自选于多年发表作品中，自己最为满意、最有影响、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之作 3—4 篇或 2—3 篇，然后我们又从中精选出 1—2 篇。散文卷中人选作家较多，故在篇幅和字数上适当予以限制。至于该套丛书的人选作

家的作品,我们基本坚持以下原则:

一、著名老作家的作品;二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品;三、省、市、地作协及文联主席、副主席的作品;四、省市作协会员中青年作家的获奖作品和优秀、代表作品。除此之外,为了使这套丛书真正显示出它的权威性、公正性、代表性、历史性,我们在编选工作结束前,除征求了该套丛书的顾问、编委的意见外,还广泛征求了老、中、青作家和群众意见,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,对遗漏的作家和作品予以增补和调整,使其更加完美。然而,尽管我们在编选中作了大量工作,但因时间仓促和经验不足,遗珠之憾在所难免,希望广大读者能够给以谅解。与此同时,承蒙中共陕西省委、陕西省旅游局、陕西省新闻出版局、陕西旅游出版社以及老、中、青作家和各界人士热情支持该套丛书的编选工作,我们深表谢意!

编 者

1994年8月14日于省作协



高 建 群

Gāo jiàn qún

陕 北 论

【作者简介】高建群,1954年出生,陕西临潼人。现为《延安文学》主编,中篇小说有《遥远的白房子》、《雕像》、《伊犁马》等,出版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匈奴》,系中国作协会员。陕西省作协副主席。

北方有一块高原,汹涌的黄河将其割裂为二。靠南边的一块,习惯上被称之为陕北高原。在此之前,黄河是青色或者灰色的,它的百分之七十的泥沙来自这里。黄河因此而被称为黄河,而被作为我们这个黄皮肤民族的象征,出现在故事中、传说中、浪漫诗人的吟唱中和悲壮歌曲中。黄河那激情的水流从这里奔突而下,将它黄色的染色体染向所有路经的地方,以及达到遥远的海洋,和海浪拍击着的他洲的堤岸。

黄土囤积,形成这黄色高原。天雨割裂,造就这破碎泥土。死死生生,悲悲欢欢,人类在陕北高原这块不平整的土地上,业已耕种和行走了许多年。贫困和闭塞,派生出炎黄子孙这刁蛮、勇敢和行侠好义的一群。米脂李自成的胆识,延安张献忠的好勇,宜川罗汝才的诡秘,保安刘志丹的深明大义,安定谢子长的拔刀相向,每每给中国这部喧喧嚣嚣的历史,增加奇异的几笔亮色。而星星点点散播于高原上的历史陈迹,黄帝陵、扶苏陵、蒙恬陵、隋炀帝美水泉、郝州羌村、赫连台、镇北台,诸如此等,又每每令今日的行旅者,驻足长叹,唏嘘不已。

陕北这个地域概念的形成,大约在宋。宋时,延安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范仲淹,尚称此处为“塞下”,并发出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的感慨。在此之前,时人的心目中,九燕山以北,今天的大半个陕北,以至朔方,以至内蒙鄂尔多斯高原,极目远舒的地方,还是一片混淆不清的疆土,一片散发着羊膻味的骚动不安的土地。尽管秦皇的帝王之辇,曾从秦直道上辚辚驶过,尽管汉武的金戈铁马,曾踩得贺兰山的积雪吱吱作响,尽管昭君墓、扶苏陵、蒙恬陵作为一个历史的标志,生根似的长驻此处。但是人们记忆最深的,也许是那飘忽不定,骁勇好战的匈奴骑射,是站在统万城头,口出狂言,目空天下的大夏王赫连勃勃,是踩着积雪,顺着宁塞川滚滚而来的西夏方阵。每有朝中命官,为皇室所不悦,或是文臣武将,为时俗所不容,便被发配到这里,对着无定河弹起思乡曲。高原名城榆林,相传就是为一群发配到这里的官吏与囚犯所筑,现今榆林城中,尚有许多四合院,或许可为他们的祖籍找到一点端倪。

翻翻史书,到了明代,陕北这个地域概念便愈来愈多地为人应用。尤其是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,纵横中原,使陕北这块焦土蒙上一层叛逆者与抗争者的奇异色彩。目下的陕

北,东与山西隔黄河相望,西接古朔方,北抵鄂尔多斯高原,南连关中。无定河与延河,构成流经陕北境内的两大水系。延安与榆林,成为这块闭塞土地上的两个中心。数百万高原人逐水而居,过着清心寡欲的日月。

陕北人以女子多有丽质为骄傲。吃酸白菜,喝小米汤,养得一个个雍荣华贵;穿大襟袄,扎红腰带,出脱得却貌似出水芙蓉。美貌便美貌罢,陕北人却说,这是传统,每有人会以惆怅的口吻,拉出昔日的貂蝉,今日的兰花花、李香香,来证明这久远的美貌传统。有人却又作琐碎考证,说这是民族交融的结果,当年匈奴所掳来的南方美人,囤积“吴儿堡”,与粗犷的北方大汉结合,便繁衍下这优异的一支。联想到陕北的种种历史变迁,这话似乎不无道理。

骄傲者女子以外,尚有男人。貂蝉故里在米脂,吕布故里在绥德,所以陕北有“米脂婆姨绥德汉”之说。高颧骨,直鼻梁,浓眉毛,长腮帮,形成陕北男子汉的特点。在如此苦焦的地方,靠双肩承担起生活的重负,陕北的男人们可谓坚强矣。然而这用力却不表现在脸上。在中国的土地上,我还没有见过如此逍遥和自在的人类之群。盘腿坐在驴车上,车里装满神府或者瓦窑堡石炭,顺着无定河川道缓缓而下,嘴里哼着酸曲,让心闲着,却不让嘴闲着。满脸黑灰的行乞者,不知今餐食在何处,不知今夜宿在那方,却脖子上挂一杆唢呐,一路吹吹打打而来。行乞在陕北某些地方成为一种积习,即便家里大囤满小囤流,秋庄稼一旦登场,还是要辞别家小,走趟南路。或有好事者问其缘故,答之曰:“不出去转转?心里闷得慌!”也许,是那游牧民族的血液还在身上澎湃,虽然已经没有金戈铁马为伴了,但在那一年一度的无羁的行旅中,在唢呐的狂想曲中,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。

男人之外，骄傲者还有小孩。陕北地面，以九燕山为界，分成南北两部分。北部风俗，正如笔者前文所述，南部风俗，却酷似关中。女人穿花棉袄，男人着黑裤褂，乡村学究言谈必引经据典，红男绿女成亲必媒妁之言。吃饭以面食为主，说话是秦腔为主，殷实人家，也许有个唐宋时期的瓦罐，贫寒人家，或可有件明清年间的旧铁。老者多为头戴瓜皮帽的一生足不出地界的遗老遗少，少者多为精细乖巧之至的村野能工巧匠。正是在这块地面，生出个叫甘罗的孩童，12岁时为秦之宰相，其墓葬据说还在洛川县境。惹得洛川的乡人们，每每思古，唱出几句“甘罗十二为秦相”的走了调的秦腔来。

小孩之外，让陕北人骄傲者，还有老者。煌煌陕北大地，笔者靠了工作之便，到过许多去处，见过许多奇事。最奇者，莫过于在一个荒山野村，突遇一位奇人。老红军、老八路、老革命、老功臣，或因伤，或因病，或因厌倦了纪律的管束，或因感觉了田园的将芜，于是解甲归里，藏龙虎之身于草莽之间。延水关渡口，当年李自成东渡黄河一夜头白处，笔者曾遇一老者，动问前朝古事，老者无有不知。经家人介绍，方知是延安时期，我党一位要人，因精神病间有发作，已归家愈50年之久。老者谈吐之间，问起个叫姚文元的，说他当年到《解放日报》视察，见这青年，正在案牍，他见貌似忠厚，于是便介绍入党。我等唯以实告之，谈此人政治生涯已经了结，云云。老者见听，眼观黄河大浪淘沙，手抚长髯嗟叹不已，我等恐精神病再度发作，于是诺诺退去。

靠一种盲目的自信，靠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感，陕北人撑起这一片贫瘠而昏黄的天，并且随时准备为他人遮风挡雨。谁能理解陕北人那种心理的隐秘部分呢？如果现在还有行乞者，那么，他腹中空空地站在一家门口时，他一件事是伸手求乞，第

二件事是伸长耳朵睁大眼睛，听听看看收音机或电视里有些什么，布什和杜布基斯的竞选，布托夫人和阿基诺夫人的风度，这些话题也许将出现在他漫长道路的思考中，出现在他家的热炕头上。

从远古走来，没有颓唐，没有怨尤，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深深扎根，顽强生长。一窝窝地生，一群一群的死，健壮者活了下来，孱弱者拿去肥土。毛驴的每一次披红挂绿就是向残酷的大自然的一次无声挑战，窑洞的每一次明灭都在重复着生命的故事，父亲 60 岁生日那天，必定要领着儿子，踏上马茄子盛开的通往祖坟的道路，让头皮叩着地皮，声响传给三尺地表下的家族的昨日。孩子出生那天，干大必定要送给他一件石锁，以便将他牢牢地拴在这块生身热土上。

悠悠万事，在陕北，唯以生殖与生存为第一要旨。尽管这生存不啻是一种悲哀和一场痛苦，但是仍旧代代相续而生生不息。人类辉煌的业绩之一，恐怕就在于没有令自己在流连颠沛中泯灭。陕北的大文化，有人称之为“性文化”，有人名之为“宗教文化”，这些当然都对。但以笔者管见，性文化也好，宗教文化也好。落根都在这“生存文化”上。那一年，我陪中央电视台某摄制组，去民歌之乡腰鼓之乡剪纸之乡农民画之乡的安塞，造访一位叫自凤兰的剪纸艺术家。拍摄途中，她拿出一幅画，令四座惊骇不已。

如果有一天，这世界因为天灾人祸，只剩下一男一女了，况且这一男一女是兄妹。那么，他们应该怎么办？“她们应该结婚！”这位农村老太婆，郑重其事地这样告诉我们。在她眼里，一切人类的理性思考和煞费苦心经营起来的道德秩序，在非常时期，都必须让位于生存。生存才是第一的。她拿出她画的一幅画。世界只剩下兄妹二人了。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对他们说：“结婚吧，

为了让世界上继续有人类！”他们很害羞，不愿意这样做。于是，这个超自然的力量说，既然如此，让你们听从天意吧！请你们将阴阳两块砣扇，向山下滚去，如果砣扇重合，你们可以结婚，如果砣扇没有重合，那就是人类当灭了。两块砣扇向山下滚去，滚到山脚后，令人惊诧地合在了一起。于是，世界上人类存在了下来，歌声和鲜花存在了下来。老太婆讲得很认真，很神圣，她的眼中，放出一种女巫和孩童的目光混合在一起的奇异色彩。老人的这幅画将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近拍摄的一部叫《中国人》的电视片中。老人居住在一处山坡上，整面山坡居住的都是她的家族，沟底是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溪。记得，当时，望着这面山坡。我直疑心，石砣子就是从这坡上滚下来的。

西北风像一个阴沉着脸的陕北汉子，正在猛烈地、凶狠地冲击着艺术领域，或音乐，或影视，或绘画，或文学。我的笔在经过许久的迂回之后，才接触这个题目，这令我惭愧。篇幅的原因，容我找另外的机会，专辟一篇《陕北艺术论》吧。哦，陕北，这化外之地，这“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”的穷乡僻壤，也许，你将会给板结和孱弱的艺术以一场大惊异，也许，你将会给我们这受儒教浸染数千年的古老民族，一点离经叛道、勇天下之先的精神。当我从秦直道上经过，注视着秦皇两千年前那远去的背影时，当我怀着诚实，走入我陕北山乡每一位父老的心灵时，当我看着安塞腰鼓以不可一世的姿态踢踏黄土时，当我来到黄河延水关汹涌的渡口，虔诚地为多灾多难的民族祈祷时，我想起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的话，他说，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、生存之谜、存在之谜、发展之谜，也许就隐藏在这陕北高原的层层皱褶中。

是这样吗，高原母亲？我在问你，你为何不答。



张子良

Zhāng zǐ liáng

梦里说梦之一

【作者简介】张子良,1941年5月生于陕北子洲县小理河。196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,1980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进修一年。

主要从事电影、电视剧创作。电影剧作有《一个和八个》、《黄土地》等20余部,出版有《张子良剧作集》等三种。电视剧作有《西行漫记》等多部70余集。小说、散文、诗歌若干。

现任西安电影制片厂一级编剧。

我在沙漠中独行。

多少日子以来的苦恼,终于在这个鬼地方找到了答案,我不禁快活起来。

天蓝得出奇，太阳把刺眼的光芒一束束地刻在澄澈如镜的天幕上，如针似箭地往脸上、背上扎。我干渴浮躁，一意孤行，在这没边没沿的沙海里浮沉游荡。然而我不知其苦，我为长期以来的寂寞孤独训练得麻木不仁，如是境遇，不就是我正常的生活吗？

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

我的寂寞孤独不是心绪使然，而是环境使然。

我的周围曾经很红火，很热闹。人们莫名其妙地把我当作名人，蜂蚁般地围拢我。我忙得焦头烂额，答记者问，答学生求教，向请示者点头摇头，给情迷迷的小姐们装腔作势。每天过得十分忙乱，每天心里十分空虚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没有发生战争，也没有出现瘟疫，人们却先后云散了。我已经心安理得的空虚和习惯成自然的忙乱，突然中止了。一种哀伤就在心底升起。哀伤无解，就怨忧。怨忧无解，就愤怒。愤怒无解，我就出走。走来走去，原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，天蓝得出奇，太阳刺眼的厉害，周围是没有生命、没有声音的沙漠！

我想坐下来歇息。

但冥冥之中，有一个声音提醒我：不能坐下！又好像是浅过世的父亲、母亲，或者爷爷在耳旁叨叨：人这个东西，原本是苦命虫儿。哭着来到这个世界，就得一路挣扎而去，一旦偷懒、歇息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我想：人哭着降世，就该悄悄地辞世。否则不合逻辑。我现在该是坐下来，悄悄地离世而去了。

我是没人能约束的人，想坐就坐了。

脚下是一蓬沙蒿，绿绿的，枝叶不大，却挺挺地伸展着。沙蒿底下的沙子很细，被风漩得一圈一圈的细纹儿，在沙蒿周围拢成勃勃的一峰乳房式的包儿。细细看去，居然有曲曲弯弯的爬虫印迹。我豁然了：不是这儿无生命，而是我肉眼凡胎看不

见；也不是看不见，而是心绪浮躁，没有潜心着意！

我有些莫可名状的激动。

伸手扶起沙蒿的绿色枝叶，我呆了。

一位亭亭如玉的女子裸了身子，盘曲着卧在沙蒿之下。她把一支莲藕似的手臂支起来，托着好看的脸盘儿，笑默悠悠地看着我。这是谁呢？我不陌生，也不认识。像我妻子；像我的母亲？像我的头脑里长期塑造的那个美人儿？我傻呆呆地望着她，一句话也没有。

别这么瞪着我。她说。声音一点儿不娇弱，像沙漠中滚地而行的风，有金属质的振动，也有流水一样的喧嚣。我愕然了。她却洋洋地一笑。

你不是找我吗？她说。脸上闪起一种狡黠的光影。你在寂寞的头脑里，不是千百次地塑造过我吗？你有一副勇敢的头脑却又胆小如鼠。你不肯对人表白，却总是心猿意马。你热爱生活，却被生活冷落；你创造美好，却被丑恶作践；你明知理想总是幻影，却总以理想欺哄自己；你本来平庸、低贱，却一味地装作不凡、拼命捕捉高贵！你抛却了真实的你，以虚假的你怨天尤人。你不肯脚踏实地，硬是提着头发悬在空中，然后向人们展示你的可怜——终于，你用自己的脚向我走来了，我感到欣慰：你开始研究自己了……

我的背心里渗出了汗水，然而我不明白眼前的一切。

我想说什么，但没有说出来。

她笑了。唇红齿白。坦白，自然的声音，如琴瑟琮琤，如流水叮叮。微微颤动的肢体，漾过一纹一纹的快活，浸润得我周身清爽。

人活着为了什么？她说。哲人说过，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。吃饭自然千差万别，但任何等级的吃饭总是实实在在的。这话听

起来平庸、琐屑，但很诚实。你不明白诚实的道理，不承认真实的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，于是就苦恼。苦恼是什么？是真实对虚伪的惩罚！明白人在惩罚中清醒，糊涂人在惩罚中死去。你原本就该是个讨饭小子、庄稼汉，现在八面伸手，讨了不少好处却不知满足，难道不该惩罚吗？

我清醒过来，不住地对她点头。

她大笑起来，身子一曲一挺，音容体态倏然消失。慌乱之中，我扶着沙蒿枝叶儿的手一松，一团绿影在眼前一晃，一条肉色的蜥蜴钻出沙蒿丛，就在沙地上游走了。

沙地上清晰地留下一条爬虫的印迹，远远地溶在沙漠里，溶在太阳光芒里，溶在蓝天的澄澈里。

我还是我，一个人木石一样坐在沙梁上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想回家了。或者是生我养我默默无闻的小理河畔，或者是喧嚣无时、上班下班的电影制片厂。折磨我，绞杀我，快活我，激动我的生活模式和程序依然吸引我，我就站起来，举起疲惫的、沉重的脚步。

沙漠无边无际。

天蓝得出奇。太阳的光芒依然耀眼刺人。

好像是父亲、母亲，或者爷爷的声音在说，人在挣扎的道路上，不是坐下歇息就会死的，只要你的心不死，意不灰，你还可以重新站起来往前走……

我依然是麻木的。

因为大梦初醒，周围一片静寂，一片黑暗。或许太阳正在东海中腾起，或许蓝天正在云翳中脱出，或许沙漠就不曾醒过，也不曾睡过，或许那蜥蜴美人儿就根本不存在。而我，很真实地睡在床上，用什么也看不到的眼睛，看着世界。用依然搏动的心体味着身旁甜睡的妻的鼻息和温凉永远得宜的体温……

苦恼，确实是心绪使然？

梦里说梦之二

我对自己居家的周围兴趣寡然，不像对一个陌生地那样有兴致。然而，早出晚归，来来去去，总有些东西留在脑子里。

其一，我对门的花墙里有一位退休老者，高高瘦瘦的个儿，总是前倾着身腰。一张脸，长而内凹。细细的脖颈如龟似地，一说话就突地一下伸出来。那脸的凹面曲线就和身子的弓曲形成平行的弧度。样子不大好看。整体形象很难叫人联想起他当年的丰采。但是，他有长处。他把门前的一方土地收拾得十分精心，种花、种草，总是操劳不完。来往久了，不免站住脚说说话，看看他的业绩。他确实不得了；枯树根儿，他可伺弄得枝叶茂盛；本性不育的草儿，他可以手术一番，使其有华有实。我知道他曾经是画画儿的，就多嘴。我说，您的身体尚好，完全可以潜心作画。他笑了，豁牙露风，也流口水。画什么呢？花鸟？山水？那是作践老天爷！花鸟、山水、活泼泼地，房前、屋后皆有，抬头、举足可见，为什么要拟摹一个死的玩意儿挂在墙上？人是贪欲狂。自己就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小物什儿，却硬要把世界收拢起来把玩，那可能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花鸟、山水终是表里如一，干净、天真，贪欲也还说得过去。人呢，不是东西，周身上下，里里外外，没有一点儿真实，贪欲人物就不通情理了。因之，画人物，压根儿就是肮脏事儿！我被他的奇谈怪论震惊，说不出赞同的话，也说不出反对的话，就盯了他的面孔，认真研究。他大概以为遇到知音，就凑到我跟前，继续阐述他的理论。他看看周围，确认没有第三者，就说，人是个没尾巴的东西！鬼，坏，不干净！我画了几十年人物，我把

人看透了，这东西太可怕！一个人，正面看一个样儿，侧面看又是一个样儿。你能换出多少方位，它就能有多少姿态，你想捕捉它的形象、神态，可以说是永远不可能！或者我们不换方位，环境一变，它也跟着变。比如，光线不同，周围的陈设不同，背景不同，你眼前的同一人物就都不同了。所谓“人而无形”本是骂人的话，但这话真实准确，怎能算骂人呢！你搞文字，研究语言的。你说同一句话的含义什么时候相同过？我默默走开。我驳不倒他，或许是不能驳他。但静下心来，又发现自己确实也驳不倒他。不过，我终是不敢苟同，也终是想出了尚可一听的道理。

我想：一个人阅世久了，就把一生的感受总结成一种信条。不管正确与否，临终了，总是有许多人生经验作为收获，聊以自慰。曾经得意，最终也得意者，把人生经验说得一片灿烂；曾经失意，最终也失意者，把人生经验说得一片灰暗；也曾失意，也曾得意者，人生经验的色彩就捉摸不定。我们这位老者，如此憎恶人生，大概是不曾得意过。我试图安慰他，却被他认真地笑了半天。你说我憎恶人生？错了。我看你倒是不喜欢人生。不是想匡世济人吗？我什么也不干，视自己的身躯、灵魂如草如木。我就把余生献给草木，并和他们一起，冷眼人生。鬼有鬼的艺术，恶有恶的艺术。我天天看人生的戏，如何说我憎恶它呢！

我认了失败，再不敢去亲近他。但他在我的眼里再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了。他那里有一种神气使人离不得近不得。

其二，也是我对门的花墙里的一只黑色的狗。其大不足威岸，其小难称玲珑。毛无光泽，嘴脸缺少特点。平时倒坐在泥地上，把嘴脸伸在花墙的方格里，把过往行人，从这头看到那头，一副十足的囚徒模样。我讨厌养狗，更讨厌这黑狗的可怜